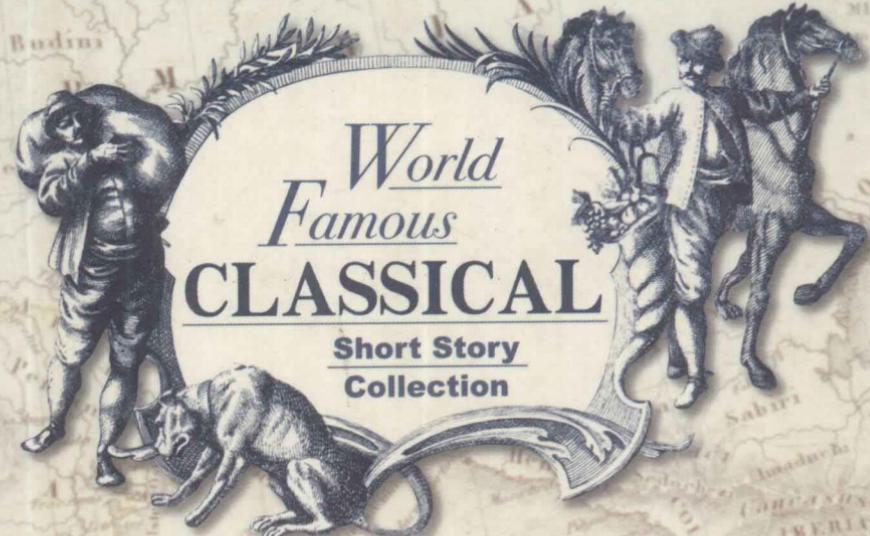


世 界 著 名 经 典 短 篇 小 说 集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柯南道尔、纪伯伦

经 典 小 说

下

李强志 叶学杰/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柯南道尔 纪伯伦
经典小说

(下册)

李强志 译
叶学杰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柯南道尔 纪伯伦经典小说**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黎巴嫩) 纪伯伦

译 者□ 李强志 叶学杰

责任编辑□ 李相状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08.75

ISBN 7—80606—482—6/G · 110

定 价：[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四 签 名



一 演绎法的研究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一端拿下一瓶药水，又从一只干净的羊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用他那只白而有力的长手指装好了精细的针头，卷起左臂的衬衫袖口。然后若有所思地对自己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终于把针尖刺进肉中，推动针管，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痛快地呼出一大口气。

他每天都这样重复三次，几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了，但心中总不是滋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对我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因为我没有勇气阻止他，每到夜深人静，想起此事，就感到良心不安。我不止一次地想吐出心里的话，但因为顾及到我的朋友冷漠而孤僻的性情，以及往往不肯接受意见的特点，我觉得很难向他提出诚恳的忠告。他的毅力，他的刚愎自用和我从未经历过的他那许多与众不同性格，都使我胆怯犹豫、不愿惹他发脾气。

但是，这一天下午，不知是我在午饭时喝了点葡萄酒的缘故，还是他那满不在乎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根本无法容忍。

我问道：“今天注射的又是什么？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翻开一本旧书，听到我的发问无力地抬起头来说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道：“这是含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液。你也要试试吗？”

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我根本不会去试。阿富汗的那场战役害得我的健康至今仍没有恢复。我不能再摧残它了。”

面对我的恼怒，他含笑答道：“华生，也许你是对的。其实我也知道这些对于身体是有害的，不过我感觉它既然能提神醒脑，那么它的副作用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诚恳地劝解道：“可是你也该考虑考虑利害关系了吧！你的大脑也许会象你所说的那样，因受刺激而兴奋起来，但这毕竟是残害自身的作法。它会不断引发和加剧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也会导致长期的神经衰弱，你也清楚地知道这种药剂所能引起的不良反应，最终会导致得不偿失。那为什么还要只顾一时的快感，让它来戕害你那天赋卓越的才能呢？你应当知道，我现在不仅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对你健康负责的医生而做出的忠告。”

从外表看来，他听了这番话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把两肘安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十指对顶在一起，表现出对谈话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说：“我这个人平素好动不好静，只要无事可做，我就会感到心绪不宁而且烦躁不堪。我要工作，要难题，要最深的奥秘，以及最复杂的分析工作，只有这样我才能觉得舒适，不需要通过人为的刺激来排解。我讨厌平淡无味的生活，我要追求精神上的愉快，所以我才选择了这项非常特殊的职业——甚至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创造的，因为目前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我抬眼问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他答道：“唯一的私家‘顾问’侦探。我是侦探们的最高裁决机关。当格雷森、雷斯垂德或埃瑟尔尼·琼斯在办案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向我请教。我就以专家的资格，重新审查材料，最后拿出一个专家的见解。我从不居功，报纸上从没有见到过我的名字。这项工作的本身给我的特殊精力带来的种种快乐，就是对我的无上报酬。我想你还记得在杰弗逊·侯波案件里我用自己的工作方法给你的一些启示吧？”

我热诚地答道：“不错，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我已经把始末经过写成一本册子，用了一个新颖的标题：《血字的秘密》。”

他不以为然地摇头道：“我粗略地看过一遍，说心里话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本身应该是——或者说就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必须用同样冷静的理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你给它涂抹上一层小说色彩，结果就简直像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恋爱故事那样格格不入了。”

我反驳他道：“但是案件是确实有类似小说的情节，我不能脱离实际。”

“有些事实可以省略，因为必须把重点显示出来。这案件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如何通过事实的结果来找出原因，以及如何经过精密的分析和推断而破案的过程。”

写了那篇短文，我本来是要博得他的欢心，没想到结果反而遭到他的批评，心里感觉很不愉快。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自负激怒了我的自尊心。他提出的要求好像是：我的著作中的情节应当全部用来描写他的个人行为。我和他住在贝克街的这些年里，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觉我那伙伴在沉默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或说教时，总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的态度。我不想和他多说了，于是就坐着用手抚摩我的伤腿，我的腿自从以前被枪弹打穿后，虽然不得走路，但是一遇到天气变化就会感到痛楚不堪。

静了一会，福尔摩斯已经装满了烟斗，慢慢说道：“最近我的侦探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上星期就有一个叫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前来向我请教，这个人最近才在法国侦探界里崭露头角。我想你不会不知道他具有凯尔特民族那种特有的敏感，可是缺乏提高他工作技艺所必需的广泛学识。他请教的是一件极有趣的案子，我记得是有关遗嘱方面的。我提供给你两个相似的案情作参考：一件是一八七五年里加城的那个案件，另一件是一八七一年发生在圣路易城的那个案子。这两个案件给他清楚地指明了破案的途径。这一封就是今天早晨收到的他的致谢函。”说着他就把一张已经发皱的外国信纸递给了我。我顺手接过来看了看，信里夹杂着许多恭维话，充满了“伟大”、“高明的手段”、“强有力的动作”等等令人未免有些肉麻的语句。

我道：“他象是个小学生在和老师讲话。”

歇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说道：“啊，我知道他把我给他的帮助实在抬举得太高了，他自己的才能也相当不错呢。他拥有一个理想的侦探家该具备的大多数条件，他有相当的观察和推断的能力，但是缺乏学识，不过这一点将来可以弥补。他现在正在试着把我的几篇短作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他笑道：“莫非你真的不知道吗？很惭愧，我写过几篇专题论文，全是关于技术方面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一篇《论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识别各种烟灰的技巧》。在那里面,我举出了将近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并且还附有彩色的插图来注明各种烟灰的区别。这些都是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会频繁出现的证据,有时甚至它们可能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如果你回忆一下那个杰弗逊·侯波的案件,你就会清楚地知道:烟灰的识别,对于破案多少是有些帮助的。如你能肯定一个谋杀案里的凶手是吸印度雪茄烟的,那么无形之中,你的侦查范围也就缩小了。在训练有素的人眼中,区别印度雪茄的黑灰和‘鸟眼’烟的白灰,就象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一样地明显。”

我说:“你确实具有审查细微事物的特殊才能。”

“因为我知道它们存在的重要性。这是我写的那篇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论,里边甚至还提到如何使用熟石膏来保存脚印的方法。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长时间影响他的手形,旁边还附有石工、水手、木刻工、排字工、织布工和磨钻石工的手形插图,非常地详细和完整。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探术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它的重要用途尤其表现在遇到有无名尸体的案件和探索罪犯身份的案件上。噢,我只顾谈自己的嗜好,让你心烦了吧?”

我恳切地回答道:“不但没有感到心烦,反而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亲眼目睹你在实际情况中应用这些方法。你刚才好像谈到观察和推断,我想当然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方面应该是彼此关联着的。”

他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从烟斗里喷出一股浓厚的蓝烟,说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咱们举例来说:观察的结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果清楚地表明，你今早曾到韦格摩尔街的邮局去过，而通过推断却知道你在那里曾发过一封电报。”

我说：“对！完全不错！你是怎么知道的。可真让我搞不明白了。那只是我一时的行为，并没有告诉其他人啊。”

他看到我的惊诧，很得意地笑道：“太简单了，简直根本就用不着解释，不过解释一下是为了让你分清观察和推断的范围。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了一小块红泥，我很清楚，韦格摩尔街邮局的对面正在修路，那里的泥正好是一种特殊红色。据我了解，附近再也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另外从那里挖出的泥都堆积在便道上，走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踩进泥里去，这就是从观察得来的，其余的就都属于推断的范畴了！”

370

柯南道尔经典小说



“那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封电报来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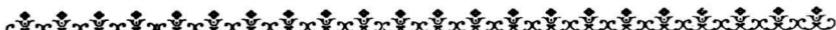
“今天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并没有看见你写过一封信。我同时注意到在你的桌子上有一整版的邮票和一捆明信片，根本都没有动过，那么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会作什么？这就是除去其它的因素，剩下的只有事实了。”

我略微沉思了一下又道：“这件事确实如此，正如你所说的可能算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了。假如我现在给你提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你不会觉得我鲁莽吧？”

他答道：“正相反，我很欢迎，这样我就不用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会很高兴回答。”

“我常常听你说，任何一件日用品上，或多或少地都能留下一些使用者的特征或痕迹，尤其对于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更加容易发现。我现在这里有一块新得来的表，你能不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能从上面看出它的旧主人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他，心里不禁好笑。在我眼里，这个问题应该是无从解答，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平日独断作风一个教训。他把表拿在手里，首先从外观上仔细地端详着，后来看了看表盘，最后打开表盖，先用肉眼，后来又用高倍放大镜，留心地察看了里面的机件。他面部流露出的那种沮丧的表情，几乎让我笑了出来，随后，他合上表盖，把表又还给了我。



他说：“这是一只最近刚擦过油泥的表，所以这里几乎没有遗留下什么痕迹，主要的痕迹都擦掉了。”

我答道：“说得不错，这只表是在擦过了油泥以后才转到我手里的。”同时，在我心中对我的伙伴用这一点作为借口来掩饰他观察的失败表现得很不以为然。我想即使是一只没有修过的表，又能凭什么找出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

他半闭着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虽然留下的遗痕不多，但我的观察也并没有完全落空。姑且说一说，请你最后指正吧。我想这只表，应该是你父亲留给你哥哥的。”

“完全正确，我想你是从在表背刻的 H. W. 两个字头知道的吧？”

“不错，W 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大概是五十年前造的，因为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间相差不多，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祖先的遗物。按照惯例，凡是珠宝一类的贵重物品绝大部分都会传给长子，长子又往往会被用父亲的名字。假如我记得没错的话，你的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所以我敢断定这只表是在你哥哥手上的。”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我道：“这些都不错，还有其它的吗？”

“他应该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当初他曾经有很光明的前程，可是他把好机会全都放过了，所以生活经常窘迫潦倒，偶尔也有景况很好的时候，最后贪酒使他送命。这些都是我能看出来的。”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无限辛酸。在屋内烦燥不堪地踱来踱去。

我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福尔摩斯，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也会耍花招，你一定首先在暗中偷偷访察了我哥哥的惨史，现在又故弄玄虚地推断出这些事实。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仅从这只旧表上就能够发现这些几乎无人知晓的事实？不客气地说，你纯粹在骗人。”

他和蔼而亲切地答道：“亲爱的华生，请你原谅我。我只是按着理论来推断一个问题，但在过程中竟然忽视了这可能对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你让我观察这只表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呢。”

“可是你不应该能这样莫名其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来的？因为事实正如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不是与事实相符的。”

“啊！还算侥幸，我只是通过观察说出一些可能的情况，并没有想到会这样正确。”

“要你这么说并不是靠猜测出来的了？”

“对，我这个人向来不猜想。我认为猜想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有悖于作出正确的逻辑推理。你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你没有能够完全了解我的思路，没有注意到能推断出事实来的那些细节问题。举例说吧，我开始曾说你哥哥的行为很不检点。请看这只表，不仅下面边缘上有两处凹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痕，就连整个表的上面都有无数的伤痕，这是因为习惯把表和钱币、钥匙等一类硬东西一起放在衣袋里的缘故。你说，对一只价值五十多金镑的表这样不在意，说他生活不够检点，不算是过分吧！另一方面，单是这只表就已经如此贵重，要说遗产不够丰富，肯定也是不合情理的。”

我点点头，表示能够领会他的道理。

“伦敦当铺的惯例是：每收进一只表，必定要用针尖把当铺的号码刻在表的里面，因为这个办法要比挂一个牌子方便得多，也不麻烦。可以免去号码丢失或混乱以至难以寻找。我用放大镜仔细看里面，发现至少有四个这类号码。得出的结论是：你哥哥常常生活窘迫；附带的结论是：他有时的景况也很好，否则就不会有足够的钱去赎当了。最后请你仔细看一下这有钥匙孔的里盖，围绕着钥匙孔有不可计数的划痕，这是由于经常被钥匙摩擦而造成的。只有醉汉的表才会留下这些伤痕，因为清醒的人插钥匙，不是一插就进去吗？他晚上每次上弦，都会在表上留下手腕颤抖的痕迹。这些有什么玄妙呢？”

我答道：“一经说破，顿开茅塞。请你原谅我对你的冒犯。我应当充分相信你的那些奇妙能力才对，请问目前在你手里还有没有可供侦查的案件？”

“正因为没有，才注射可卡因啊。如果不运动脑筋，我就活不下去。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意思呢？请站到窗前来。你看难道还有比现在更凄凉惨淡的景象吗？黄雾滚滚沿街而下，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过去，久久不能平息，让人情绪低落，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吗？医生，试想英雄若无用武之地，有干劲又有什么用呢？犯罪是寻常的事，人生在世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也不过如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平常的事还能有什么呢？”

我正要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辞，忽然响起很急的敲门声。我们的房东走了进来，托着一个上面放着一张名片的铜盘。

她对我的伙伴说道：“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求见。”

他读着名片：“梅丽·摩斯坦小姐。嗯！我印象中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生得很。赫德森太太，请她进来好吗？医生，请你不要离开，我希望你继续留在这里。”

二 案情的陈述

374

柯南道尔经典小说

摩斯坦小姐迈着稳重的步伐、沉着自如地走进屋来。她是一个体态轻盈的浅发女郎，戴着颜色协调的手套，穿着能够充分体现她风度的衣服。从她简单朴素的衣着，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生活不太优裕的人。她穿着暗褐色毛呢料的衣服，没有花边和多余的装饰，戴着一顶同样暗灰色的帽子，帽沿上插着一根雪白的翎毛。容貌虽不美丽出众，但迷人的丰采却使她显得温柔可爱，长着一双饱满有神、富有情感的蔚蓝的大眼睛，在我所见到的女人中，纵横三大洲和数十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副高雅和聪慧的容貌。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我看出了由于过分紧张的情绪和内心的不安使她嘴唇微动，两手颤抖。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里请教，是因为您曾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很难处理的家庭纠纷。她对您的协助和本领非常感激和钦佩。”

他想了一想答道：“噢，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呀，我印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象中似乎大约还记得曾经帮过她的忙。我记得那件案子很平常。”

“她可不这样认为。最起码，我请教的这个案子您也许不能再说是简单的了。因为再也没有其他事情比我目前的处境更令人费解了。”

福尔摩斯目光炯炯地搓着他的双手，他从椅子上微微向前探着身体，他那清秀而象鹞鹰的脸上立刻现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说说您的情况吧。”他兴致勃勃而又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觉得可能在此有些碍手碍脚，因而站起来说道：“请原谅我先失陪了。”

没想到这位年轻姑娘竟然伸出戴着手套的手阻止了我，说道：“您如肯多坐一会儿，也许可以给我很大帮助。”

于是我又重新坐下。

她继续说道：“我简单地说一遍吧，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曾经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就被送回了英国。一直在英国长大。我母亲早已去世，在国内没有任何亲戚，于是我就被送到爱丁堡城中的一个环境很优雅的寄宿学校里读书，一直到我十七岁那年才离开。一八七八年，我的父亲，一位军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请了十二个月的假，返回祖国。他从伦敦拍来电报告告诉我，他已平安地到了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立刻前去相聚。当时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电文中充满了父亲般的慈爱。我一回到伦敦就乘车去了朗厄姆旅馆。主事的告诉我说，摩斯坦上尉确曾住在那里，但是自从前一天晚上出门后直到现在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我等了一天的光景，毫无音讯。到了夜里，我采纳了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旅馆经理的建议，去警察署报了案，并且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大报纸上登了一份寻人启示。我们的寻找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从那天起直到现在，一直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我那不幸的父亲的消息。他心中抱着那样大的希望，回到祖国，本来可以享享清福的，没想到……”

她用手捂着喉部，话还没有全部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福尔摩斯打开了他的记事本问道：“你还能记得日子吗？”

“他在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失踪，至今差不多已有十年了。”

“那他的那些行李呢？”

“还在旅馆里，行李里除了有些衣服和书籍，以及不少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以外，再也找不出什么能提供线索的东西了。他从前是那里一个监管囚犯的军官。”

“在伦敦有没有他的朋友？”

“我只知道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曾经和他同在一个团里。这位少校据说也在前些时刚刚退伍，就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也试着和他联系过，可是据他声称连我父亲回国的事情都没有听说。”

福尔摩斯道：“真是怪事。”

“我还没有谈到更奇怪的事呢。大约六年前，准确的日期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在《泰晤士报》上忽然发现了一则征询梅丽·摩斯坦小姐住址的广告，并说如果她能回音的话，将会有利，广告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那时我刚刚搬到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那里当家庭教师。于是我就和她商量以后，在报纸的广告栏里也登出了我的住址。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当天我就从邮局那里领到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很大的光彩夺目的珠子，除此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字。从那以后，每年到了这个日子我总会接到一个相同的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几乎同样大小的珠子，最终也没有找到寄件人的任何线索。内行人看过这些珠子说是价值很高的稀有之宝，你们也请看看这些珠子，真的非常光彩夺目。”她说着打开了一个扁平的首饰盒子，我生平从未见过这样上乘的六颗珍珠。

福尔摩斯道：“您说的很有趣，还有别的情况能告诉我的吗？”

“有，就在今天早上我又接到了一封信，现在请您自己看一看，这也正是我来向您求教的原因。”

福尔摩斯道：“谢谢您，请您把信封也递给我。邮戳是伦敦西南区，日期是九月七日。啊！这边的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噢，可能是邮递员的。纸的质地非常好，信封是六便士一扎，这个写信的人对信纸信封好像都很讲究，但是上面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左边第三个柱子前等我。如有怀疑，请偕友二人同来。我想您是个受了委屈的女子，最终必将得到公道。请千万记住不要带警察来，否则就不能相见。您的不知名的朋友。’这确实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摩斯坦小姐，您现在准备怎么做呢？”

“这也正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呀。”

“我想咱们一定得去。您和我，还有——；当然了，华生医师也是咱们需要的人。因为信上说的是两位朋友，我们俩是一直在一起工作的。”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她这时用恳求的眼光焦急地看着我，向福尔摩斯道：“可是不知道他肯去吗？”

我热情地说：“要是我能效力，简直是万分荣幸。”

她说道：“我很感激两位的仗义相助。因为我只是孤身一人，根本没有朋友可以依托。我六点钟准时到这儿来，你看这样可以吗？”

福尔摩斯道：“当然不能再晚了。另外，还有一点，你看过吗？这封信和装珠子的小盒上的笔迹相同吗？”

她又拿出六张纸来说道：“您看全都在这里。”

“您考虑得真是很周到，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的确与众不同。现在咱们来看一看吧。”他把信纸全部平放在桌上，一张接着一张地对比，接着说道：“笔迹全是伪装的，只有这封信除外，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您看这个希腊字母 e 显得多么生硬，再看字末这个字母 s 的弯法。摩斯坦小姐，我不愿给您渺茫的希望，可是我很想知道，这些笔迹和您父亲的笔迹是否有相同之处？”

“根本毫不相同。”

“我认为也是如此。那么说好了，我们六点钟等您。我想请您把这些信留下，我还要研究一下，现在刚刚三点半，咱们晚上见吧。”

我们的客人答道：“再会。”她再一次用和蔼的目光平静地看了看我们两人，把盛珠子的盒子抱在胸前，匆匆地走出屋去。我一直站在窗前看着她那轻快的脚步走向街头，直到最后她那顶灰色的帽子以及灰帽上的白翎毛消失在人群当中。

我回头冲着我的伙伴由衷赞美道：“这真是一位美丽的

